



文・圖——劉千甄
(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生)

真相と構築——内本鹿での撮影経験
Truth and Fiction: The Experience of Filming Laipunuk

真相與建構—— 談內本鹿的拍攝經驗

媒體素養 ▼

2012的春天，一群傳播學系同學為了拍攝畢業專題影片，前往台東縣延平鄉的「內本鹿」。內本鹿，布農語稱Laipunuk，是指這塊區域原本屬於魯凱族之意。其坐落於中央山脈南段，位在卑南主山以南、鬼湖區以北，包含現今的高雄市桃源區與台東縣海端鄉、延平鄉等行政區域，是部分巒社群與郡社群布農族人居住的舊部落。直至1941年日本人以武力強迫遷村至台東縣延平鄉桃源、紅葉、武陵、巒山、永康等5個村落中，並禁止族人再返回山區。

回到埋藏肚臍的地方

在布農族的傳統習俗中，會將嬰兒的肚臍埋在出生的地方。若按照布農族的講法，「我的肚臍在內本鹿」，即意味著「我出生在內本鹿」。為了回到埋藏肚臍的地方，自2001年開始，延平鄉桃源村的族人陸續展開了尋根之旅，並由在地族人蔡善神先生製作《重返內本鹿》紀錄片。

而傳播學系同學們預計製作的影片，就是以此為基礎。內容描述一位居住在延平鄉桃源村的布農族青年，基於對自身文化的好奇，希望透過重返內本鹿的「尋根之旅」，了解過去祖先在這塊土地上的歷史和生活方式，同時延續長輩們過去十年來的尋根歷程。

研究方法相同 處理方式迥異

由於與影片主角熟識的關係，筆者也參與了這項拍攝計畫，並擔任這群傳播系同學以及布農族朋友之間的溝通橋樑。在整個拍攝過程中，發現自己不僅是雙方的傳聲筒，更因為我介於平地同學與原住民之間的關係，更能感受到兩者因文化上的差異，產



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，居住於此地的布農族人自2001年陸續展開尋根之旅。



布農青年重返內本鹿，找尋自身文化的根。

生在觀念上與溝通上的落差。

另外，有趣的是，我與這群傳播系同學們所學的研究方法，都是透過田野調查和訪談記錄來進行；但是，民族系的同學（筆者）與傳播系的同學卻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與見解。看似平凡的拍攝過程，背後卻透露出攝影行為中，被拍攝者與拍攝者之間的權力關係，以及原住民與平地人之間在拍攝過程中的文化衝突。

原住民與平地人之間的價值觀差異

與大多數拍攝影片的媒體工作者情況相同，同學們基於拍攝成本的經濟壓力與交片的時間壓力，對於影片呈現、議題設定及腳本安排，都希望能夠在掌握範圍之中；行前甚至要

有趣的是，我與這群傳播系同學們所學的研究方法，都是透過田野調查和訪談記錄來進行；但是，民族系與傳播系的同學卻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式與見解。看似平凡的拍攝過程，背後卻透露出攝影行為中，被拍攝者與拍攝者之間的權力關係，以及原住民與平地人之間在拍攝過程中的文化衝突。





被拍攝者因了解拍攝者的需求，刻意在片中添加些許帶有原住民傳統生活的「原味」，使此片更具「尋根」的氛圍。但是，這樣的「原味」因攝影機的介入，是更能激發被拍攝者再現過去的傳統，尋求另外一種真實？還是只是基於對過去的一種想像，而逢場作戲呢？



求這位布農族朋友，能有份劇本式的稿子。

然而，對部落族人而言，「尋根」這件事情就如同一個人回家一般，是件自然不過的事情，難以擬定一個具有戲劇性張力的情節。再加上族人受生活環境的影響，事情往往因天氣、農忙等而充滿變數，總得等到約定日期將屆才能決定。更不用說爬內本鹿這種登山活動，許多突發狀況都是事前無法推測的。

如此觀念上的落差，導致那群同學對這位布農族朋友產生了漫不經心的印象。雖然看似溝通上的摩擦，實際上卻反映出原住民與平地人在共同處理一件事務時，時常因濡染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差異，處理事情的態度和方法也有所不同，進而造成彼此的誤解。再者，若傳播媒體人缺乏與部落族人相處的經驗，又因拍片壓力而忽略與部落族人「搏感情」或疏於了解當地人際網絡生態的話，類似的問題更是層出不窮。

再現真實？或逢場作戲？

在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，有時因拍攝題材，而有著微妙的合作關係。大多數的原住民因信仰基督教、天主教的因素，除了重要的傳統歲時祭儀，平時已少有祭拜祖靈的行為。然而，傳播系同學們在行前一天，與在地的布農族登山嚮導及青年（主角）討論拍攝內容後，爬內本鹿這三天因攝影機的出現，或多或少地改變了原本的行為。

從小深受基督教信仰的洗禮，這位布農族青年凡事都是向耶穌基督來祈求，而非祖靈的保佑；然而，在當地嚮導的安排下，無論是入山前的儀式，抑或是途中祭拜當年布農族抗日事件誤射日本小孩的地點等，這些祭拜祖靈的舉動都和布農族青年的信仰相違。事後詢問



拍攝團隊在內本鹿進行了三天兩夜的拍攝。



透過在地的布農族嚮導，更深入地了解內本鹿的故事，
及布農族的狩獵文化。

這位布農族朋友的感想，他說是為了配合拍攝而勉強「演出」。

這樣的情形反映出被拍攝者因了解拍攝者的需求，刻意在片中添加些許帶有原住民傳統生活的「原味」，使此片更具「尋根」的氛圍。但是，這樣的「原味」因攝影機的介入，

是更能激發被拍攝者再現過去的傳統，尋求另外一種真實？還是只是基於對過去的一種想像，而逢場作戲呢？

關於影片製作的倫理

打獵文化對布農族來說不可或缺。在登山的第二天晚上，嚮導就帶著兩位朋友到深山去打獵，寂靜的黑夜更強化了打獵過程的緊張刺激。對於我們這群平地人來說，第一次看到從獵捕到支解，再到烹煮的過程，相當令人興奮，二話不說即拿起攝影機與相機拍攝。儘管如此，嚮導大哥仍耳提面命地提醒現在非合法狩獵期間，絕對不行公開放映。

然而，到了傳播系同學的畢業製作公開展覽時，驚覺他們非但將打獵的畫面剪輯進去，更在後面的字幕上打上「山羌」等字眼。雖然此一手法能夠提高影片的戲劇張力，但既未取得被拍攝者的同意，也未考量到被拍攝者可能會因公開放映而遭遇麻煩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這群同學在影片公開放映前，並未基於尊重被拍攝者的田野倫理，將影片先給被拍攝者觀看的行為相當值得省思——在這樣不成熟的田野倫理下進行拍攝，拍攝者掌握絕對的詮釋權；如此不平等的權力關係，是否會對被拍攝者本身，甚至他背後代表的文化造成傷害？

綜上所述，在進行有關民族誌影像的拍攝時，不僅要謹慎地思考影片中真相與建構之間的平衡，更要拿捏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及拍攝的倫理，以及兩者因不同的文化背景，在溝通上可能會產生的摩擦。◆